

cmchao / March 02, 2011 08:32AM

[我們的時代 - 革命可以被網路「推」動嗎？](#)

我們的時代 - 革命可以被網路「推」動嗎？

2011-03-02 中國時報 【張鐵志】

突尼西亞與埃及的革命是一場「推特革命」或者「臉書革命」嗎？這幾年來，從摩洛哥多夫、伊朗到這場茉莉花革命，都不斷有人這樣稱呼。

去年一月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演講強調美國將會積極推動網路自由，因為網路自由是基本人權。去年十月，知名作家葛拉威爾 (Malcom Gladwell) 在《紐約客》雜誌寫了一篇〈Small Change〉(小改變)，質疑推特等社交媒體 (social media) 可以「推」動政治革命或社會運動，引起一場大論戰。正當這場辯論不斷延燒中，今年初突然爆發了從突尼西亞到埃及的茉莉花革命。現實正檢驗這些理論的對話。

肯定者如今年一月紐約大學學者Clay Shirky在《外交政策》季刊封面文章〈社交媒體的政治力量〉。他的主要觀點是一方面社交媒體可以促進哈伯馬斯所談的公共領域 (如同此前的印刷媒體)，因而有利於民主化；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在人們的抗議行動中扮演關鍵協調角色，尤其是形成一種「共享意識」，讓參與者可以了解彼此的想法與處境，因而形成行動的可能。

否定者則主要有兩種立場：無效論和有害論。無效論代表如葛拉威爾認為所謂推特革命、臉書革命乃是言過其實，誇大這些社交媒體的作用。他說，人們對社交媒體的狂熱崇拜讓人們忘記什麼是真正行動主義，如五、六○年代黑人民權運動。

他強調高風險的行動主義是一種「強聯繫」現象，但社交媒體的平台卻是圍繞著「弱聯繫」建立的。「在創新擴散、跨學科合作、匹配買賣雙方、和處理與約會相關的瑣事上，社交媒體都能完成得相當漂亮。但是，弱聯繫卻極少能形成導向高風險的行動主義。」臉書上的運動之所以能成功，是因為激勵他們去做一些還不足以做出真實犧牲的事。此外，傳統行動主義依賴層級化的組織，而社交媒體無法提供這種層級性的協調，所以很難在社會運動或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。

今年一月又出版一本新書《網路幻影：網路自由的黑暗面》(The Net Delusion: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)，反對那種相信網路必然是民主的、是有利於被壓迫者對抗專制者科技烏托邦主義。作者Evgeny Morozov認為，網路可能更有利於統治者，讓政府可以利用網路監控、傳播、逮捕人民。因此，網路不但無利於民主革命，更可能會阻止革命出現。

然而，這個辯論中的許多爭議其實是稻草人。例如反對者質疑革命不能被「推」出來，但Shirky強調肯定者從未說推特可以引起人們的憤怒或點燃革命。也有人質疑，革命並不是在「線上」發生的，而是在「線下」的實體世界；但是這個線上/線下的區分也太粗糙，因為也從沒人說只在線上就可以推動革命。關鍵問題是，社交媒體在社會運動或是威權體制下的反抗運動的貢獻與限制為何？

葛拉威爾廣為討論的文章其論證有很大問題。一方面，正如Shirky所強調：「社交網絡確實不會讓不願獻身的團體採取政治行動，但是卻能讓有信念的團體採取新的策略。」再者，在許多威權國家，網民的政治行動是要付出被關閉或被逮捕的政治代價，而不是葛拉威爾所說「低風險」。當葛拉威爾二月又在部落格發文說：「在臉書被發明前，人們就起身抗議並且搞垮政府。他們在網路出現前，就這麼做了」，他也忽視這個事實並不能否定在這個網路時代，社交媒體可能扮演的作用。

至於Morozov所說「網路自由的黑暗面」當然沒有錯，但我們不能否認網路也的確對行動者有益，例如「圍觀改變中國」是去年中國最重要的現象 (我將撰寫專文)。在埃及的例子中，人權工作者、律師、部落客多年來早已透過網路傳播資訊、集體討論、策劃集會等等。網路自由的光明面與黑暗面的巨大博弈，誰能獲得最終勝利還在未定之天。

無論如何，稱呼這些革命是一場「推特」或「臉書」革命只是媒體吸睛的誇大標題，因為不論是不滿的起源，或者動員的過程，都比這個現象更複雜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在我們這個時代任何政治和社會運動，推特、臉書的社交媒體都將是「推」波助瀾的重要工具。(作者為專欄作家)